

少華山

秦腔劇本
白雨整理



長安書店出版

少華山

·秦腔·

整理者：白

封面設計：蔡

出版發行：長

鶴

安

書

（西安東大街 318 號）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002 號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

數：1—15

字數：31,200 字

1958 年 2 月第 一

印張：1 $\frac{5}{16}$

1956 年 3 月第 一 次

T10095·279(新)

定價：一角五分

前 言

「少华山」是秦腔傳統劇目之一，內容描寫唐時生員倪俊之未婚妻傅金蓮，反抗其父的嫌貧昧婚，禁軍中尉尹正謨之女碧蓮，逃避威脅婚姻，及表揚倪俊在男女關係上的道德品質，中間經過不同曲折遭遇，而終于得到美滿結局的一個民間故事劇。

整理時，將原有平反冤獄的幽州甘度使安祿山，改為監察御史元稹（微之），高力士改為公公陳弘志。此外在原劇故事情節基礎上，刪去了一些冗場，使劇情盡量集中，並修改了一些脫離人物思想感情和猥褻蕪雜的詞句。至于雙妻的結尾，經過全面地考慮，覺着這不但與倪俊的美德無傷，且亦保持了戲劇的完整性，因此除將原劇中為雙妻作伏線的富貴圖取掉外，並將一些美化雙妻的情節和詞句，都予以沖淡刪除，而仍保持了原劇面貌。

但由於本人能力的限制，缺點在所難免，所有不妥當的地方，仍請讀者多多賜予批評指正。

整理者

場 次

第 一 場	贈 昧	銀 親	第 二 場	裝 賄	瘋 官
第 三 場	誣 証	賴 獄	第 四 場	屈 鳴	招 冤
第 五 場	反 逃	婚 火	第 六 場	強 投	配 店
第 七 場	烤 報	恩	第 八 場	團	圓
第 九 場			第 十 場		
第 十 一 場			第 十 二 場		
第 十 三 場			第 十 四 場		

人 物

倪 俊 (小生)	袁 龍 (淨)
倪 母 (老旦)	尹碧蓮 (小旦)
尹正謨 (須生)	臧 昂 (大丑)
陳弘志 (小丑)	傅金蓮 (花旦)
車破天 (二淨)	李 云 (武小生)
元 稹 (須生)	傅 謙 (老丑)
秋 香	衙役
丫 姪	捕頭
侍 衛	眾 嘍囉
四 卒	(俱 索 角)
	轎 快
	禁 子
	中 軍

少 华 山

第一場 贈 銀

倪 俊：（上引）讀書敦品求上進，洁身自愛乐清貧。

（念詩）黃卷伴青燈，寒窗苦用功。

學就折桂手，時來魚化龍。

（白）小生倪俊，河南新野縣人氏。先父去世以後，慈母勤儉度日，供我讀書，幸喜身入黌門，功名有望。近日秋闈期屆，我还是速作準備，前去應試才是。

袁 龍：（急上念）抱打不平傷人命，來與賢弟訴其情。

（進內白）賢弟不好了！

倪 俊：哦！仁兄怎麼樣了？快快坐了敘話。（落坐介）

袁 龍：賢弟那知，适才愚兄在蘭陵館飲酒，一時失手打死無賴之徒張三，心想逃奔江湖，特來與賢弟告別。

倪 俊：仁兄莫可，倘若逃走，豈不連累家中老小？

袁 龍：依賢弟之見？

倪 俊：不如投案自首，或可減輕罪名。

袁 龍：自首俺也不懼，只是赤手空拳，如何去得？

倪 俊：為弟倒有紋銀二十兩，贈與仁兄，衙中使用。

袁 龍：如此作速取來。（倪俊下取銀付袁，袁接銀介）多謝賢弟，兄便去了！正是：

（念）好漢作事好漢當，公堂自首有何妨。

倪 俊：送仁兄。

袁 龍：免送。（下）

倪 母：（上念）吾兒何事取銀兩，老身前來問端詳。

（落坐介）

倪 俊：母親在上，孩兒有礼。（施礼介）

倪 母：这是几呀，方才你与何人一处敘話？

倪 俊：几与我那袁仁兄一处敘話。

倪 母：可是我儿那結义的哥哥袁龙？

倪 俊：正是。

倪 母：他来的慌張，走的仓卒，到底做什么来了？

倪 俊：母亲容稟！（唱慢板）

袁龙兄他为人剛強猛勇，广交遊重义气好打不平。

因酒醉兰陵館誤伤人命，他前来与孩儿訴說此情。

（歇）

倪 母：几是怎样回答？

倪 俊：（接唱）

儿劝他投公堂自首承应，免連累一家人不得安宁。

因事急儿未曾与母告稟，贈銀两好叫他衙下疏通。

（歇）

倪 母：哎几呀！（接唱）

咱本是貧寒家缺吃少用，积銀两並非是一日之工。

虽然說对朋友义气为重，你怎能輕功名自誤前程。

（白）我儿疏財仗义，为娘不怪于你，只是眼看秋闈期近，手中无有分文，怎样前去应攷？

倪 俊：母亲勿忧，儿想去向岳丈家中告借一二，但不知可通得否？

倪 母：倒也通得，只是亲翁面前叫娘怎好眉齿？

倪 俊：提起几功名之事，諒他必能应允。

倪 母：如此，待娘明日前去了！（唱帶板）

凭亲情求亲翁将儿照应，

倪 俊：（接唱）

为功名諒岳丈定肯玉成。（同下）

第二場 裝瘋

尹碧蓮：（上唱慢板）

这几日心烦悶懶得刺綉，想亲娘叹終身愁鎖眉头。
离深閨我且将爹爹等候，但不知进宮去是何情由。
(佇望介)

尹正謨：(上唱帶板)

女儿婚姻虽成就，喜中犹帶几分愁。(齐)

尹碧蓮：爹爹回来了？

尹正謨：回来了。(进内落坐介)

尹碧蓮：爹爹万福！

尹正謨：我儿恭喜！

尹碧蓮：爹爹，喜从何来？

尹正謨：儿呀，你可知适才陈公公請父进宮为了何事？

尹碧蓮：为了何事？

尹正謨：只因陈公公有一义子名叫臧昂，新授新野县县令，
不日就要上任，适才陈公公为媒，将我儿許与臧昂
婚配，恐上任前便要迎娶，岂不是一喜？

尹碧蓮：咦！这！(羞介)

来 保：(上)稟老爷，府門有一官长投帖。

尹正謨：待我观看。(接帖看介)愚甥臧昂頓首拜。呃！怎
么尚未納綵他便来了？真乃不通大礼！

来 保：他还立等迎接。

尹正謨：唉！也罢！开了中門有請。

来 保：是。(下)

尹碧蓮：女儿告退。

尹正謨：我儿迴避。

(来保引臧昂上)

臧 昂：(念)冠戴整齐拜岳丈，上任先要娶新娘。

(白)岳父在上，小婿臧昂参拜。(参拜介)

尹正謨：賢婿少礼，請坐。(暗白)怎么这样輕狂丑陋！

臧 昂：謝座。这是岳父，小婿新授新野县县令，不日便要
走馬上任，心想擇吉迎娶，請問何时納綵？

尹正謨：納綵自有冰人通信，何勞亲身來問！

臧 昂：如此小婿告辭。

尹正謨：奉送。

臧 昂：免送。（尷尬介下）

秋 香：（急上）稟老爺，我家姑娘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！

尹正謨：呵！快快揀進小房。

秋 香：是。（下）

尹正謨：唉！這是為父害了我兒了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
兒氣壞分明是嫌婦貌丑，

事到此我還要解兒心愁。（下）

（秋香扶尹碧蓮上）

尹碧蓮：（唱尖板）

屏風後見那人輕薄丑陋，一霎時昏沉沉氣結咽喉。

秋 香：姑娘莫要傷心，老爺就來了。

尹碧蓮：（接唱）

小秋香你揀我休要多口，老爹爹做此事好莫來由。

（秋香扶尹碧蓮坐床上，尹正謨上）

尹正謨：（唱緊帶板）

進門來見我兒臉黃眉皺，斜倚在綉榻上滿面淚流。

走上前勸女兒暫且忍受，怒惱了陳公公大禍臨頭。

尹碧蓮：唉，我的爹爹呀！（唱搖板）

難道兒不是你親生骨肉，只圖他勢力大便結鸞儷。

這婚姻兒實難俯首遷就，那怕他用鋼刀削去兒頭。

尹正謨：兒呀！你錯怪為父了！（接唱）

你將这其中事還未參透，父豈肯將我兒明珠暗投。

陳公公面許婚不容開口，至如今倒做了潑水難收。

（齊）

來 保：（急上）稟老爺，陳公公駕到。

尹正謨：呃！怎麼他却來了？兒呀！你好生將養，待為父前

去迎接。（下，来保随下）

尹碧蓮：是。秋香！快去看是何事，速来回話。

秋 香：曉得。（下）

尹碧蓮：哎苦呀！（唱搖板）

紅顏女多薄命上蒼不佑，用何計跳出这万丈深沟。

秋 香：（跑上）稟姑娘，老爷陪伴陈公公探望姑娘的疾病来了。

尹碧蓮：哦！那是探望我的疾病来了，这分明是催我的命来了！只說这……該怎处？（想介）噢，有了。秋香，說是你快与姑娘打乱青絲了！

秋 香：是。（与尹碧蓮打乱青絲介）

尹碧蓮：（唱七鍾帶板）

我这里装瘋魔且将他候，但愿得这婚姻早作罢休。

（尹正謨陪陈弘志上）

陈弘志：（唱尖板）

尹官儿前帶路綉房內走，

尹正謨：大人，来到小女綉房，大人請。

陈弘志：請呀！（接唱）

進門来見女子橫臥床頭。

尹正謨：秋香，快快将你家姑娘揸起来。

秋 香：是。姑娘扎揸些。（揸尹碧蓮坐起介）

尹碧蓮：呵！你們可是閻君爷爷差来接我的嗎？

尹正謨：儿呀！公公大人在此，你休得胡言乱語。

尹碧蓮：哦！你……来接我，却为何癡呆呆的站立不动？站立不語？陡！你不接我，我便上告玉皇大帝，下告五殿閻君，你……你須要小心了！（唱尖板）
休惹我尹碧蓮气冲牛斗，告閻君差小鬼把你魂勾。
哈哈（一陣狂笑倒臥床頭介）

陈弘志：哎呀！觀見这一女子，烏云乱挽，双目斜視，瘋言浪語，这如何与我儿拜得花堂！这是尹官儿。

尹正謨：大人。

陈弘志：你女此病，可是新得还是旧有？

尹正謨：噢噢，旧有此疾。

陈弘志：如此好好疗治，病癒之后，送往新野与我儿完婚，你看如何？

尹正謨：只是小女病成这般光景，誠恐一时难以痊癒，还请大人退了这门亲事吧！

陈弘志：呔！尹官儿，尹正謨，咱家抬举于你，你怎么却说出退亲的二字，这门亲事，万无更改，如其不然，哼哼！你该知咱陈弘志也不是好惹的！

尹正謨：大人息怒，小老遵命就是！

陈弘志：好！咱便告辞。

尹正謨：送大人。（陈下尹随下，碧蓮坐起，旋尹上进内介）儿呀！你当真的疯了不成么？

尹碧蓮：哎爹爹呀！（唱拉锤带板）

儿至死万难从这等婚媾，莫奈何装疯魔詭騙賊奴。
你的儿不怕他威逼利誘，父岂肯与強徒善罢甘休。

尹正謨：（接唱）

这婚姻叫为父也难忍受，都只为賊势大不敢結仇。
幸我儿施巧計将他騙走，等以后咱父女再作穷究。

（齐）

（白）今日幸喜我儿将賊騙走，婚姻之事，以后别图良策。正是：

（念）郎才女貌是佳偶，閨秀焉能配庸奴。

尹碧蓮：（念）彩凤随鸦人笑臭，全仗老父作良图。（同下）

第三場 昧 親

倪 母：（上唱搖板）

老身低头向前往，一路心里暗思量。
为儿功名借銀兩，大料不至把臉伤。

走过大街穿小巷，不觉来到他門上。

（白）金蓮開門來！（敲門介）

傅金蓮：（掣活計上）來了！（唱原板）

耳內里忽听得双鑼响亮，

倪 母：金蓮開門來！

傅金蓮：（接唱）

这声音好象是傅家干娘。

我这里開柴門忙往內訖，（歇）

（白）干娘到了請到家中。

倪 母：金蓮，我娃帶徑！

傅金蓮：（接唱）

問干娘这几日身体安康。（齐）

（白）干娘万福。

倪 母：我儿少礼，一旁坐了。

傅金蓮：女儿告座。請問干娘，近日身体可好，家中度用如何？

倪 母：儿呀你看，不愁沒吃穿，只要身不閑，为娘日每織布紡線，家中倒也足用。哦，怎么不見你家爹爹？

傅金蓮：现在后堂，待儿請来。（下）

傅 謙：（上念）欲断風葛苦无机，今日不妨当面提。

（白）亲母到了，見礼了。

倪 母：还礼了，亲翁近日却好？

傅 謙：唉，好好好！这是亲母，今日光临寒舍，有得何事？

倪 母：只因秋闈在即，小儿心想应致，怎奈缺少川資，难以起程，特来向亲翁告借，不知可肯資助一二？

傅 謙：（背白）哼，这一下用着我了！

傅金蓮：（捧茶上）干娘請用茶。

倪 母：我娃放下。这是亲翁，你看小儿应致在即，借与不借？还请明言。

傅 謙：（他顧不語介）

傅金蓮：干娘須得多少銀兩？

倪 母：二三十兩也就夠了。

傅金蓮：小事小事，爹爹……（語未竟）

傅 謙：噫！你倒說了个大方！銀子倒有，只是一件。

倪 母：那一件？

傅 謙：想当初咱兩家結亲，原是一句戏言，如今只要你叫令郎写下一張退婚文約，这二三十兩銀子么，我自然是要慷慨借給你的，哈……（笑介）

倪 母：亲翁講出此話，莫非你吃酒帶醉不成？

傅 謙：我清早起来，一杯苦茶未曾沾唇，何言吃酒帶醉？

倪 母：当真是笑？

傅 謙：那个道誼！

倪 母：陡！好一傅謙这就不是，想先夫在日与你合資貿易，至今賬項未清，你女自幼許配我儿，街坊邻里尽知，如今你家富貴，我家貧穷，你竟講出这等言詞，真乃势利的小人！（起身向外走介）

傅金蓮：干娘請坐。

倪 母：还坐什么！明日新官上任，教我儿前去告你个老狗！

傅 謙：任你去告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

倪 母：哼！你有錢有势，我知道你不怕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凭婚約我不怕你不認賬，告你个昧婚姻敗坏綱常。
嫌貧穷欺孤孀良心尽喪，公堂上再和你說短論長。
（怒冲冲地走出門来，傅金蓮隨送出門介）

傅金蓮：送干娘。

倪 母：唉！还送什么，好气，好气……（下）

傅 謙：回来，不要理她。

傅金蓮：哎！糊涂的爹爹呀！（唱搖板）

老爹爹做此事全然不想，好亲戚你怎忍雪上加霜。
此事儿若傳到邻里乡党，那一个不笑父反复无常。

傅 謙：哎女儿呀！（唱搖板）

小倪俊这几載家业尽喪，无庄田少营生穷度时光。
为我儿父不怕她去告状，有銀錢通神路見官何妨。

（齐）

傅金蓮：爹爹，那怕使不得！

傅 謙：呃！怎么却使不得？儿呀，新官就要到任，待为父前去料理。（向外走介）

傅金蓮：送爹爹！

傅 謙：我儿快快回去。（下）

傅金蓮：唉！我把你狠心的爹爹，无义的父亲呀！想你与倪家一向交好，将儿自幼許与倪郎，今日他家贫穷，倪郎无資应试，你不周济倒也罢了，誰料今日你竟說出退亲言詞，只說这……这却怎处？（想介），嗯，有了，我不免将簪环首飾和积攒下的散碎銀两，暗暗送与干娘，好着倪郎前去应考，这样两全恩义岂不是好！（唱搖板）

那一旁結发夫終身仰望，这一旁生身父劬劳难忘。
眼看着他两家經官告状，我不免与干娘去作商量。

（下）

第 四 場 隨 官

（四衙役引臧昂乘轎上）

臧 昂：（唱浪头帶板）

出潼关命人役摆开伞扇，所过处道鑼响好不威严。
官虽小称得个灭門知县，此一去到任上大发財源。

（齐）

傅 謙：（上）新野县花布行行头傅謙，接官厅上备有中盒，迎接大老爷。

衙 役：領路。

傅 謙：是。

臧 昂：哈哈…好喜也！（唱带板）

自幼儿我何尝把书苦念，也未曾遊泮水青衿藍衫。
蒙义父恩賜我一身榮显，朝有人好作官話不虛傳。

衙 役：稟老爷，接官厅上，花布行备有中盒孝敬老爷。

臧 昂：如此佳轎。（下轎看介）呀！酒宴旁边那是什么东西，待我看来，喲！原来都是白花花的銀子。人来！

衙 役：有。

臧 昂：喚花布行头来見。

衙 役：是。老爷喚花布行头哩。

傅 謙：伺候大老爷。

臧 昂：你叫什么名子？

傅 謙：小人名叫傅謙。

臧 昂：这中盒是哪个备下的？

傅 謙：东边两大封是花布通行与老爷上任的旧例，西边这两封是小人一人孝敬老爷的。

臧 昂：通行之銀出于大众还則罢了，你一人費此重心，必有話說。

傅 謙：实不敢瞞哄老爷，小人无儿，只有一女，許与倪家，他今貧穷，心想另擇佳婿，以結小人晚局，不知大老爷可肯成全小人否？

臧 昂：你是个好的！准你另擇佳婿就是了。

傅 謙：大老爷，他是个秀才。

臧 昂：呵！他是个秀才便能怎样？你的女儿由你作主，他若与你为难，有本县与你作主。

傅 謙：謝过大老爷。（下）

臧 昂：来，收了中盒，打轎进衙。

衙 役：是。

内 声：新野县众紳士接見老爷。

衙 役：稟老爷，新野县众紳士接見。

臧 昂：他們可曾各有中盒？

衙 役：无有。

臧 昂：傳諭下去，老谷要赶吉时接印，叫他們改日再見。

衙 役：是。大老谷吩咐众紳士改日再見。

臧 昂：来，打轎伺候了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
見銀兩不由我喜笑滿面，

哈……（笑介）（接唱）

众紳士来見我不如傳謙。

呵，这，哈……（忘其所以地又大笑介）

四衙役：（喝道）臧！

臧 昂：（接唱）

險些儿笑出声忙将口掩，在人前我还要装个清官。

（同下）

第 五 場 誣 賴

傅金蓮：（上唱七鍾帶板）

为婚姻整整的筹思一晚，睡不安坐不宁椅遍栏杆。

恨只恨老爹爹势利淺見，这时候我还要委曲求全。

（下）

倪 母：（上唱緊帶板）

急切切出草堂倚門观看，我的儿接新官不見回还。

远望見一幼女用扇遮面，細端詳好象是傅家金蓮。

傅金蓮：（上接唱）

过大街用香扇遮蓋粉面，穿小巷見干娘站立門前。

喜洋洋走上前忙陪笑臉，施一礼問干娘身体却安。

（齐）

倪 母：金蓮往何处去？

傅金蓮：干娘呀！女儿瞞过爹爹，特与你老人家問安来了。

倪 母：如此，同到家中。

傅金蓮：干娘請。（同进內介）干娘万福。

倪 母：少礼，快快坐了。

傅金蓮：女儿告座。

倪 母：这是金蓮，你看你父不仁，你今到我家做什么来了？

傅金蓮：一来替父赔罪，二来还有一事告禀。

倪 母：何事？快讲。

傅金蓮：哎！干娘容禀！（唱带板）

那日里父与娘失却情面，望干娘放海量莫记心间。

儿带来散碎银簪环几件，助路费聊表儿一片心田。

倪 母：你父昧婚，我两家正有官司，我儿纵有此番好意，叫娘怎好领受！

傅金蓮：（滚白）哎……我叫叫一声干娘呀干娘！纵然我父不仁，嫌贫昧婚，女儿人头可断，志向不屈，婚姻之事，实实万难更改了！（唱拉锤浪头）

纵然是我的父心肠大变，儿发下杀身愿誓不二天。

这财物本是儿零碎积攒，望干娘快收下休要棄嫌。

倪 母：哎！娘的儿呀！（接唱）

照这样贤德女实实罕见，不由人又感激又是心酸。

傅金蓮：干娘快快收下吧！

倪 母：（接唱）

转面来接财物再将儿劝，但愿得你夫妻破镜重圆。

（白）只要我儿有此志气，婚姻之事，也不怕你父从中为难。

傅金蓮：干娘说的是，女儿告别。（向外走，倪母后送出介）

（傅謙帶丫娘、家僮上）

傅 謙：呸！青天白昼，刁搶我女，該当何罪？

倪 母：我儿迎接新官去了，何人刁搶你女？

傅 謙：我女現在你家，难道你还敢抵賴不成！

傅金蓮：爹爹，儿是亲自来的，你休得……

傅 謙：住口！丫头，你把这不知羞恥的蠢才与我往回扯。

丫 嬛：姑娘，走，回。

傅金蓮：干娘！

倪 母：金蓮！

傅 謙：蠢才还不与我快走！

丫 嬛：姑娘走。

傅金蓮：哎苦呀！（丫嬛扯金蓮下家僮随下）

傅 謙：唉好气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
白昼間搶閨女真好大胆，

倪 母：（接唱）

无故的誣賴人，你、你坏了心肝。

傅 謙：（接唱）

老乞婆我和你公堂去見，

（白）哼！咱們到老爷堂上再說。（下）

倪 母：（接唱）

到公堂大老爷明鏡高懸。

一霎时气得我渾身打顫，等我儿他回来狀告傅謙。

（白）好不气！气！气煞人了！（下）

第 六 場 屈 招

（四衙役引臧昂上）

臧 昂：（念）堂堂官七品，新野轄黎民。

但求财运順，那怕昧良心。

傅 謙：（上念）衙門上下齐打点，定要告倒劣生員。

（白）花布行头傅謙，与大老爷叩头。

臧 昂：快快站起来，这是行头，来見本县，有得何事？

傅 謙：倪俊刁搶民女，求大老爷与小人作主！

臧 昂：倪俊乃讀書之人，他焉敢作此非礼之事，老爷我却有些不信。

傅 謙：老爷若还不信，現有証据在此請老爷觀看。（暗掏出一封銀子遞与臧昂手中）